

红人堂·李广志

# 寻访鉴真 在宁波的足迹

在宁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坐标上,有一个重要人物,此人是唐代高僧鉴真。他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,中学义务教育教科书《中国历史》(七年级下册)写道:“在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中,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鉴真。”

鉴真受邀东渡日本,自天宝元年(742)至天宝十二载(753),前后12年,策划6次,前5次均遭失败,历经千辛万苦,虽已双目失明,最终于753年底抵达日本,此时他已66岁。

天宝二载(743)十二月,鉴真带领众人举帆东下,遭遇暴风失败,在明州上岸,被安置到阿育王寺。

鉴真在宁波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,以此为活动中心,巡游至越州、杭州、宣州等地,为当地僧众讲经、授戒。他告别阿育王寺后,又经停奉化、宁海等地。

鉴真在宁波地区的生活轨迹,主要有三处:阿育王寺、奉化区白杜村、宁海县白泉寺。

为确认鉴真在宁波活动的地理空间,深入挖掘宁波历史文化,笔者对此三处进行了调查,结合史料记载,整理如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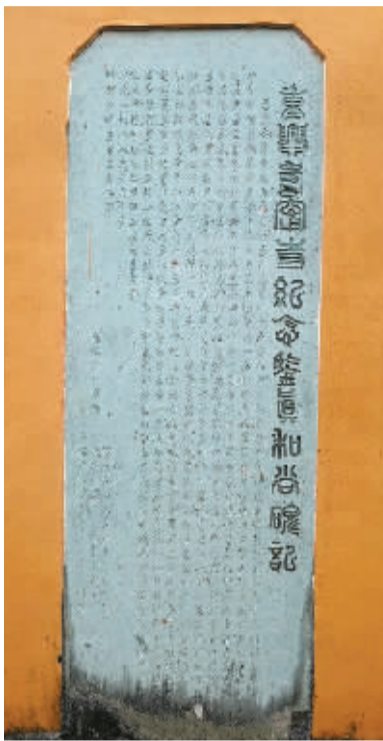
鉴真于明州上岸后,居住在阿育王寺。他遍游周边山川古迹,巡礼了鄞山东南岭石上的佛足迹、圣井等。据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载:“东二里,路侧有圣井,深三尺许,清凉甘美,极雨不溢,极旱不涸。”

近年,笔者调研过阿育王寺周边,试图找到这些遗迹,但未能确认记载中的圣井及佛足迹。此等景观,今虽不见,但对于了解唐代阿育王寺周边的历史和地貌,具有珍贵价值。

第二年,天宝三载(744),鉴真率众离开阿育王寺,沿山路出发,此时,“州太守卢同宰及僧徒父老迎送,设供养,差人备粮食送至白杜村寺。”(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)

明州最高行政长官卢同宰亲自为鉴真送行,并准备了粮食等生活物资,派人送到奉化白杜村。卢同宰,时任明州刺史,《新唐书》有载。由此可见,鉴真在当时官民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。

鉴真所到的白杜村,自古有之,金溪川流其境,宋代以后地方志均有记



重修寿宁寺纪念鉴真和尚碑记  
(笔者摄,2025年2月17日)

载。如今的白杜村,已成为宁波市级历史文化名村,属于奉化区西坞街道下辖的一个行政村,由六个自然村合并而成。

鉴真一行在宁海县的人住地叫“白泉寺”。现存鉴真传各种抄本文字表述略有差异,出现一字之别。高山寺本、招提寺本写作“白水寺”,其他诸本均作“白泉寺”。该寺今名为宁海“寿宁寺”。

据南宋临海文人陈耆卿撰《赤城志》卷二九《寺观门·宁海》载:“寿宁寺,在县南一十里。旧名白水庵,晋义熙元年僧昙猷建。时猷自海乘槎至,卓锡泉涌,故以为名。”

如今的寿宁寺位于港头村,该寺几经兴废,1955年遭火焚毁,1993年重建后开放,1999年立“日本法济大师裔然登陆处”石碑,成为唐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纪念地。

通过调研,笔者认为,有关部门可在鉴真到访过的白杜村,建立一座纪念碑,见证历史,留住文化。



阿育王寺“鉴真纪念亭”(笔者摄,2026年5月15日)



AI制图

红人堂·周东旭

# 一泓汪洋, 张岱笔下的月湖

明崇祯十一年(1638)戊寅二月初,这一年,张岱四十二岁,他到宁波,或许是去普陀朝圣,或是从普陀回来。

在宁波,他与好友秦一生拜访了天童寺的金粟和尚,去阿育王寺朝拜了舍利子,在城中看了日湖与月湖,在定海(今镇海)招宝山看了水操。二月十六日,至普陀,乘舟游三山大洋。回来写《海志》,作《观海诗》八首。这一切都写在《陶庵梦忆》里。

张岱的小品文是非常精彩的,用祁彪佳的话说:“笔具化工,其所记游,有郦道元之博奥,有刘侗之生辣,有袁中郎之情丽,有王季重之诙谐,无所不有,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,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。”祁彪佳称张岱文笔洗练,他至少要用两百字才能说完的事,张岱只需二十余字便能尽述。

《陶庵梦忆》有四篇小文说宁波,分别是《日月湖》《天童寺僧》《阿育王寺舍利》《定海水操》。其中,《日月湖》一篇读来尤为亲切,更为后世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。

## 《日月湖》

宁波府城内,近南门,有日月湖。日湖圆,略小,故日之;月湖长,方广,故月之。二湖连络如环,中亘一堤,小桥纽之。

日湖有贺少监祠。季真朝服拖绅,绝无黄冠气象。祠中勒唐玄宗《钱行》诗以荣之。季真乞鉴湖归老,年八十余矣。其《回乡》诗曰:“幼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孙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?”八十归老,不为早矣,乃时人称为急流勇退,今古传之。

季真曾谒一卖药王老,求冲举之术,持一珠贻之。王老见卖饼者过,取珠易饼。季真口不敢言,甚懊惜之。王老曰:“慳吝未除,术何由得!”乃还其珠而去。则季真直一富贵利禄中人耳。《唐书》入之《隐逸传》,亦不伦甚矣。

月湖一泓汪洋,明瑟可爱,直抵南城。城下密密植桃柳,四围湖岸,亦间植名花果木以萦带之。湖中栉比者皆士夫园亭,台榭倾圮,而松石苍老。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,率百年以上物也。四明缙绅,田宅及其子,园亭及其身。平泉木石,多慕楚朝秦,故园亭亦聊且为之,如传舍衙署焉。

屠赤水娑罗馆亦仅存娑罗而已。所称“雪浪”等石,在某氏园久矣。

清明日,二湖游船甚盛,但桥小船不能大。城墙下趾稍广,桃柳烂漫,游人席地坐,亦饮亦歌,声存西湖一曲。

开头的文字开门见山说了日月湖的方位,日月湖名字的来历,因为日湖圆,月湖长。但“二湖连络如环,中亘一堤,小桥纽之”的说法,并不确切,张岱文中的日月湖,其实均指月湖,月湖上有贺秘监祠,并不是日湖上。

文中提及贺知章最有名的《回乡偶书》,但又添了一个小故事,贺为了求仙,并不舍得宝珠。故事虽小,但一票否决了贺的隐逸人品。

后段文字说月湖上的园林之盛。但是田宅能传给子孙,园亭只能到自己。大概也是,物质财富可以传给儿孙,但精神文化只能靠自己修养积累,打个比方,大概是说作家不能生作家的意思。可见张岱把田宅和园林分开来讲,也是非常的有意义。

后面又提到屠赤水的园林娑罗馆,屠的园林也不在月湖上,在而今的屠园巷里,但张岱时已经只剩一株娑罗树而已。

后面提到清明日,崇祯十一年的清明日是三月初五,可见张岱是游普陀后才游宁波府城。“游人席地坐,亦饮亦歌”,可见晚明时代清明日宁波人的游兴之盛。



扫描二维码  
可欣赏全文